

襄陽府金石存佚考卷之十七

宜城縣

漢侍中王逸碑在宜城縣南三里

天下碑錄

碑从佚

冠蓋里銘

宜城縣有大山山下有廟漢末名士居其中刺史二千石卿長數十人朱軒華蓋同會於廟下荊州刺史行部見之雅歎其盛號爲冠蓋里而刻石銘之此碑於永嘉中始爲人所毀其餘文尙有可傳者其辭曰峨峨南嶽烈烈離明實敷儁乂君子以生惟此君子

作漢之英德爲龍光聲化鶴鳴此山以建安三年崩
聲聞五六十里 水經注

南陽太守秦頡碑中平三年立在宜城縣故牆篆額漢
故南陽太守秦君之碑 漢隸字源

秦頡墓前有二碑頡郡人也以江夏都尉出爲南陽
太守逕宜城中見一家東向頡住車視之曰此居處
可作冢後卒於南陽喪還至昔住車處車不肯進故
吏爲市此宅葬之孤墳尙整 水經注

秦頡碑中有篆額兩行其暈兩重皆至額而止不相
接文字多漫滅後有題名數行 隸續

碑久佚餘文見隸釋

上缺 冑伯益 下缺 佐成禹績 下缺 曰 下缺 以下缺 邦奕

世載德乃篤生君稟堅和之行秉賢明之下缺施不求

報惠子口口然而質性剛毅温恭以將之勇口以守貞

下缺有全口之事三司來上為會稽府丞下缺三口光

和三年拜下缺宣威恩齊其教不易其俗下缺交口口

降萬有口人下缺可下缺久下缺之後下缺作下缺子

道焉下缺之方下缺

孝廉宛口口子仁孝廉安眾下缺孝廉安眾劉略子達

孝廉安眾口口口口孝廉安眾張儉子約孝廉章陵口

口口口孝廉新野陰剛子直孝廉犇口口口口孝廉順

陽郭儀文卿孝廉葉虞口口口口孝廉宛史琬子俊孝廉

章口口能茂升上計掾平氏朱諒季平上計掾口口育

子和上計史卓韶口伯上計史宛口艾口口上計下缺

隸釋

歐趙皆云文已磨滅惟存其額十大篆予所得者猶

有九十餘字其後有孝廉十一人上計掾史五人題

名靈帝紀中平元年三月南陽黃巾張曼成攻殺郡

守褚貢六月南陽太守秦頡擊曼成斬之三年二月

江夏兵趙慈反殺南陽太守秦頡則知此為秦頡碑

也其間有光和三年字蓋是述其前事天下碑錄云

熹平年立非也同上

韓公井記正書開元中

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暍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諭神自是飲者亡恙人更號韓公井楚故城今謂之故牆卽鄢也此記今移在郡廨中故城今爲牆者由梁太祖父烈祖名誠當時避之故至今猶然

元豐類稿

按昌黎外集有元和十四年記宜城驛言此驛在古宜城內驛東北有井傳是昭王井有靈異至今人莫汲云云初不及韓公諭神事豈此記所言至是而不

也耶

木渠記鄭獬撰治平四年

碑久佚文見本集

木渠襄沔舊記所謂木里溝者也出於中廬之西山擁
鄆水走東南四十五里徑宜城之東北而入於沔後漢
王寵守南郡復鑿水與之合於是溉田六千頃遂無饑
歲至曹魏時夷王梅敷兄弟於其地聚民萬餘家據而
食之謂之柎中故當時號柎中爲天下膏腴吳將朱然
嘗兩提兵爭其地不得其後渠益廢老農輟耒而不得
耕治平二年澠川朱君爲宜城令治邑之明年按渠之
故道欲再鑿之曰此令事也安得不力卽募民治之凡

渠所漸及之家皆授功投鍤杵呼躍而從之惟恐不及
公家無束薪斗米之費不三月而數百歲已壞之迹俄
而復完矣其功蓋起於靈隄之北築巨堰障渠而東行
蠻鄢二水循循而并來南貫於長渠東徹青泥澗附渠
之兩涘通舊陂四十九渺然相屬如聯艦高蓄下泄其
所治田與王寵時數相若也餘澤之所及浸淫中廬南
漳二邑之遠異時之耕者窮力而耨之不得槁苗則得
稗穗今見其茗然巖然皆秀而并實也刈熟之日困瘡
莫容則委而爲露積雖然此猶未足以見惠也至於歲
大旱赤地焚裂而如頽則木渠之田猶豐年也於是民

始知朱君之爲惠深也穫而食之曰此吾朱令之食我
也以其餘發之於他邑亦曰此吾朱令之食汝也然而
朱君之爲是纔踰歲而去經始之作其美利未盡發如
其來者善繼之則地利可無遺而襄沔之間厭食香稻
矣則將委籍而有不及斂者則將腐朽而燔燒之矣夫
如是木渠之利尙可較耶予旣爲之作記且將鑿之於
石則又欲條其事附於圖記王寵之下庶乎其後世復
有修木渠之利者於此又可考也朱君名紘字某嘉祐
中登進士第

鄭溪集

宜城縣長渠記曾鞏撰熙寧八年

碑久佚文見本集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門東南而流春秋
之世曰鄢水左邱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
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
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
謂夷水避桓温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
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鳩壅是水爲渠以灌鄢鄢
楚都也遂拔之秦旣得鄢以爲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
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隄爲城今縣治是

也而更謂鄆曰故城鄆入秦而白起所爲渠因不廢引鄆水以灌田田皆爲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川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竭使水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爲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爲宜也蓋鄆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漑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于

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旣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絕沉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能如常而後世欲行水漑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爲蓋將

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竭者蠹出然其心
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
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爲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爲開
封訪余於東門爲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
之廢舉予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
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予爲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
去開封爲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
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爲州者之任
故予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
始也曼叔今爲尙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

丑曾鞏記

元豐類編

南漳縣

新建御書閣記廸功郎襄陽府南漳縣尉李詞伯撰并
書進義校尉襄陽府南漳縣西尉兼司學糧趙申題蓋
紹定三年十月

碑在南漳縣學

蓋聞古者盛時黨有庠鄉有校絃歌之聲蓋洋洋乎盈
耳也周衰學校廢弛青衿佻達於城闕詩人譏之漢唐
號善政而及於化者文翁興學於蜀私遣學者詣京齊
蜀物以遺博士昌黎興學於潮自命進士趙德爲之師
郡未設學况一邑乎皇朝藝祖開基五星聚奎識者以

爲文明之會慶歷間詔郡縣皆立學邁漢越唐藹如三代之風然詔書時下郡國而雲漢之章猶未昭回於萬里也聖上纂承丕緒作新斯文訓告丁寧黜浮崇雅粵自首善之地繇郡若縣而堯言布天下矣縣或左支右吾靡違他務聖謨普頒往往藏諸夫子廟登受弗專未足以奉揚休命也南漳古稱壯縣後兼中廬而治之承平密邇幾甸南渡以來始距行在所四千里中更開禧邊烽俶擾稽古禮文之事多闕焉制使大學侍郎陳公選辟屬吏以陳君治平來令茲邑下車未幾首飾先聖先師十哲之像且繪七十二賢於兩廡修明倫堂闢進

德復禮二齋請没入官田以贍生員今又從公校之堂新宸奎之閣輪奐翬飛過者肅敬夏五月經始冬十一月告成費錢一百一十萬米三千斛是舉也分闈制者體九重之意分邑寄者體十連之意第第相承以躋登茲繼自今肄業於學之士當知文約於禮識先於藝宿道嚮方粹然一出於正則斯閣之建所以相淑者甚厚豈徒爲一學觀美而已哉君沅人也父安民擢乾道己丑進士有芷鄉詩文行於時君家傳其學三仕爲令尹能以儒雅飾吏知所先務如此可尚也夫

武安靈溪堰記襄陽路儒學教授何文淵撰文武安靈
溪等堰提領趙世禎書丹襄陽等處水陸地產人戶提
領丁思明篆額延祐四年十一月

碑在南漳縣東六十五里方家堰

堰以武安靈溪名尚矣考其地皆故中廬縣界始秦將
武安君白起攻楚斷鄢水灌城拔之鄢後改曰夷水晉
避桓温父彞嫌名改曰蠻水迄今稱焉堰因其故場則
長渠之源也漑田三千頃唐大厯四年己酉節度使梁
崇義嘗修之仍建祠宇宋至和二年乙未宣城令孫永
理渠之壞塞俾復其舊爲民約束時其蓄洩南豐曾鞏

知襄州遂定著令且爲之記紹熙改元庚戌都統率公
淳祐十二年辛亥荆湖制置李曾伯兩命屯田官葺而
完之靈溪之爲堰首受清涼河下通於木渠卽古之木
里溝也灌田六千頃渠始開於楚漢南郡太守王罷又
鑿之宋治平二年乙巳宜城令朱紘淳熙十二年總領
蔡戡等凡兩濬治具載貞珉二渠之爲利廣矣宋李后
粧奩田在是我朝至元十年癸酉旣平襄漢又六年戊
寅舊屯田官劉漢英洎其屬丁思明劉興黃漢臣等建
議圖而上之東抵漢江北亦如之南際安陸荆門界西
則南漳白羅消溪也有命作恆業於大護國仁王寺以

爲隆福宮焚修之資官以提領歲課所入之租大德三
年己亥改營田提舉司逮六年壬申中政院同僉李英
奉旨出內府金募民修築斬伐竹木蘩裡土石立隄防
障橫潰完崩缺淪壅闕心計手授略無寧暇是以不數
月而告成若神明有以陰相之者所謂鋪雲渠雨之謠
亦無愧德於鄭國也時爲使之貳則有大都民匠總管
乞台含山縣尹井居仁任簿書之責則有院掾高奎贊
佐其役則有襄陽總管王良嗣提控案牘鄭謙監營田
也里都目蕭興祖奔走供億則有提領王從龍張明義
秦文彬等庀其徒則前提領丁思明也至大庚戌夏六

月大水堰復決官爲葺理延祐改元甲寅文淵來守襄
漢越四年丁丑春二月提舉趙琦偕都目王輦吏黃白
榮蕭恭來曰兩堰之修厥績甚茂乃吾元之勝事苟不
紀之以至落莫無聞我輩實在其責子司文衡者敢不
屬筆至再至三而愈篤謹按志書襄之西南諸堰獨武
安靈溪爲大跡其始所作戰國之世距今一千七百五
十餘年其間起廢更新爲利國便民之舉而所可知者
纔數人爾其不可知而同草木湮腐者夥矣何則漢召
信臣杜詩相繼爲南陽開通溝瀆以廣灌溉修治陂池
以拓土田民遂有父母之稱厥後征南將軍杜預鎮襄

陽修召之故蹟引澧清以浸田萬頃衆庶賴之亦號杜
母且召之故蹟在南陽者預猶爲之矧茲二渠適屬襄
土反無其功耶嗚呼史籍無傳則亦已矣後之涖是職
者不墜李侯之功而踵父母之稱於召杜者豈無其人
哉旣以所聞而第之識其歲月仍系以銘焉銘曰

惟水於田利實至大蓄泄以時人力是賴武安之功壅
鄢作埭瀏瀏長渠發源斯在伊溪而靈泚泚其派木里
載通龍澤靡碍宋粧奩田以灌以漑襄樊旣平歸我昭
代爲祝釐資塵清國泰矯矯李侯辨而能裁出內府金
丕視功載木石卽工脈溝絡澮井井塍塍萬頃其界輸

租於公民亦大賚伐石勒銘俾永無壞

宋李后粧奩田不見於史按后爲襄陽都統制李道
仲女所謂粧奩當由於此大護國仁王寺者至元七
年世祖皇后宏吉刺氏所建內設總管府外置提舉
司提領所詳見虞集所撰本寺恆產碑寺在大都西
直門外一里高粱河

臥龍山靈泉禪寺修造記揭傒斯撰從子沉飛朱入石
至正九年十二月

靈泉寺在南漳縣東南五十里碑尙存

國家初用兵襄樊南漳臥龍山靈泉寺廢天下既定其
寺僧覺如歸自江陵之報恩寺修其牆屋復其田疇於
是僧之散者稍稍復聚大德口年秋如禪師没其徒瑩
禪師嗣乃建正殿四楹崇四尋有三尺廣五筵法堂六
楹崇視殿而去一尋有三尺廣去其筵有二尺藏殿四
楹崇廣皆視其堂嗣五年而去爲僧判其徒昇禪師繼
之自至治元年至後至元六年建普堂殿四楹崇三尋

有四尺廣四筵庫堂八楹崇視殿而去其一尋廣視其
筵有二尺僧堂之楹及其崇廣皆視庫堂堂三門六楹
崇二尋有二尺廣二筵有二尺環方丈諸室兩廡諸僧
房及庖庖口外三門以間計凡百餘門之外礮石爲橋
而屋其上曰伏龍之橋以聰禪師嘗口虎自隨也橋之
外甃通道一里餘以達於市市卽古中廬縣治諸殿皆
朱薨碧瓦諸像設皆端好妙麗諸鐘鼓器物皆精雅堅
良凡所以致崇極於佛者無不盡蓋合六十五年之功
而後備焉至正元年春介從子沆請記按東晉時郡之
白馬寺僧聰禪師過此山而心好之山有古井曰吾道

若興於此井卽自湧井果三湧遂建寺居焉而井與清
涼河通故世號清涼三湧遇旱而禱雨輒應故寺以之
名名夫寺者自昔以至於今凡歷代十有四歷年千餘
以宋末之兵當襄樊之間而不八於煨燼復遭聖朝大
興其教如瑩昇三老相繼作而新之一木一石不資於
舊一錢一棹無待於人蔚然爲大叢林於當世此固出
於其人亦寺之當興也然因其興而悖夫道戾夫行其
可恃以爲久哉故賢者必於是而致慎焉昇禪師郡人
屈氏子有道有德爲人所敬禮自延祐三年主寺事居
二十有二年而讓於珉禪師今則珉主之也寺有不滅

壽尊者磨衲袈裟及戒刀乃宋末寺僧心禪師所得寺
初有稻田二千畝稻地七十畝瑩禪師復出私錢買稻
田二百五十畝以益之諸營造費皆出此不足又以私
錢益之嗚呼後之人尙毋忘前人之勤哉昇之徒曰提
點惟欽監寺惟鎮珉之徒曰惟福同致詞請余文者其
鄉之長老周才叔秦桂榮及弟桂發韓弁白鶴觀住持
蕭文純也

揭文安集

棗陽縣

重修解字荆建譙樓記前江都縣教諭王泰來撰承務
郎襄陽路總管府推官韓璵篆石從事郎襄陽路棗陽
縣尹兼管本縣諸軍奧魯勸農事王麟書丹至正四年
五月立石

碑今存

棗陽隸襄稱上邑昔爲金宋戎馬蹂躪之墟天兵平亂
之後官舍草創廳事隘陋莅政官屬每有寒暑陵爍憂
至元六年庚辰秋朔庭啓臺不花清卿公來監是邑治
事廉平庶務無不經意任爲己責欲謀新之且謂經始

勿亟恐以非時傷民力邑士何豫通君安願悉輸其材
植監邑欣然禮之明年四月筮以伐木爲良肇工徐圖
捐資以運之上期構廳事爲謀未他及適太原王君麟
輔應內職以清白端正選尹是邑下車受初顧其前後
棟宇凋零案牘芬亂胥吏口糜噫貽良久憤然有志於
治郡開之以仁義律之以敬勤從宜處約民蠹頓息良
善受職威信風行僅三月而頌聲作卽諭於監縣清卿
公曰嘗聞治官如治家缺者補之舊者新之盡心焉耳
矣尸位苟祿所不忍爲今庶事之墮久矣且以廳事之
湫隘日就頽圯匪爲不足崇觀瞻於下且分憲按治而

爲寒暑陵逼殆非所以盡吾事上之道去故更新孰曰
非吾輩分內事清卿公曰予爲此謀久矣力不足也公
念及此期必有成二公協謀捐俸命吏經營邑士周明
駱毅牛福石如寶葉景等有餘力之家聞之欣然各以
其私錢來助吏勤工善衆力具舉椽之丁丁築之登登
崇廣舊基盡口頽弊柱石堅良比舊雄麗斲礮黝堊煥
然一新建廳事七楹高明爽塏有左右室匾曰帥正比
建後廳五楹有左右室帷帳茵褥鼎新舊製一時俱成
以分憲至止匾曰肅清西北建幕司五楹軒窓虛明旣
深且邃東北建庖庫百須器備東建幕廳五楹匾曰資

治西建架閣五楹左右司房仍舊貫儀門外築臺二丈有奇上建譙樓五楹鐘鼓滴漏畫角咸具扁其外曰明遠內曰揆時吏不知勞民不知怨價給其值而不苛夫受其傭而不斂作以至正二年壬午越明年癸未三月丙辰告成尹介予曰夫事功作之雖難而守之亦難子儒士也能文善記其事於左俾後相繼者知其作荆之難而不輕毀焉予按古制縣地方百里懸於郡國周之時王制已壞後及楚莊始霸滅陳得地因其廣狹生類族夥置官監牧後因其制莫易漢唐署官有令主簿尉其於令選尤重慎焉歷我皇元官制品秩於是職益謹

嚴中統迄今八十載餘稱是任者無幾解宇之堙圯因循而往者非一波頽風靡欲求其能苟且修葺以塞其責已鮮矣尙望其有他哉於是益信斯舉之難也且邑舊無尉司官吏每就民居鞠覈盜事二公倡謀於縣治之東營廳事以居司房囹圄咸完亦皆嘉謀之所及也斯時以監縣慈惠忠勤令尹之廉明果決繼之以主簿張君元長之剛勁毅達相與恢宏其量則豈徒協謀於是而已哉將見囿斯民於太和之域黃童皓叟含哺鼓腹而頌大平絃歌溢耳則斯邑誠爲衆表其芳名遺愛流於後世信非斯民之幸與

穀城縣

漢山陽太守碑在穀城縣西一里古筑城東文字磨滅
天下碑錄

漢筑陽侯相景豹碑在穀城縣西一里 同上

闕林山東有二碑其一卽記闕林山文曰君國者不躋
高堙下先時或斷山岡以通平道民多病守長冠軍張
仲瑜乃與邦人築斷故山道作此銘其一郭先生碑先
生名輔字甫成有孝友悅學之美其女爲立碑於此竝
無年號皆不知何代人也 水經注

郭輔碑篆額一行其圭首偏左方右暈三重左一重

字接暈下凡十一行行三十字穿在第一字之下銘
後三行各廢三字自額之左皆文之餘

隸續

碑久佚文見隸釋

先生諱輔字甫成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中子爲文王
卿士采食於豳至於武王錫而封之後世謂之郭春秋
之時爲晉所并遭戰國秦漢子孫流分來居荆土氏國
立姓焉傳云聖賢之後必有達者先生應焉其少也孝
而悅學其長也寬舒如好施是以宗親歸懷鄉鄰高尚
以如爲而及用鄉
邨字與婁壽碑同直己而行年五十有二遇疾而終有
四男三女咸高賢姣嫵富貴顯榮可謂子孫繁者已其

季女明文潁川之夫人也感惟考妣克昌之德登山采
石致於墓道邑人措紳刻石作歌昭示來嗣其辭曰

實惟先生穉仲之裔盛德遺祀休矣亦世孝友貞信仁
恕好惠直己自求不欲榮勢綽綽令人獲道之至篤生
七子鍾天之祉堂堂四俊碩大婉敏娥娥三妃行追太
姒葉葉昆嗣福祿茂止克昌厥後身去烈在鐫石作歌

昭示萬祀

隸釋

碑無歲月時代歐陽以爲漢碑趙以爲魏晉字畫今
碑有兩昭字晉人所諱疑此是魏刻郭君有四子碑
云堂堂四俊碩大婉敏而此碑乃其季女所立何也

又云娥娥三如行追太姒漢碑嘗以孔宙比禹湯矣
此以大姒比郭氏諸女擬人不以其倫如此 同上

漢司徒掾梁君碑在穀城縣東四里建安廿七年文字
磨滅 天下碑錄

此黃武之前一年也豈吳人尚用漢歷乎否則誤字
也 隸續

碑久佚文見隸續

口口休字元堅蓋口口之苗裔也 下闕 載踵勛業文武

相濟君曾號稱三 下闕 郎中早終君纂考鴻軌體履弘

懿敬 下闕 為主動以禮讓為先每在周儕推人抑己 下

闕 而後流馨香播越名實先登仕郡歷五官 下闕 淑璋

遂察孝廉除郎中光祿主口昭德塞違 下闕 韜光翳耀

隱身殉道隘窮不悶匪下闕口令始實下闕通四海之門涂

禁防既釋辟司徒府秉忠蹈契即黎字下闕勞滿奏上

拜新都令謙焉自劾寢疾於家柰六下闕有二月戊寅

卜葬太守安平趙府君嘉厥高菲下闕尼父之美宋叙

三命之伐存有立名歿宜見旌下闕守節曰貞博聞曰

文請謚休為貞文子爾乃祐即拓字下闕詞曰

口口文允垂棘勤典素精孔墨高難隱深不測下闕紫

極遐尉罔復潛伏靈闈張口鼎式掌既盈命下闕元石

勒立堂祠時神德歿不朽傳兆億隸續

篆額惟存掾碑二字梁君名休字元堅為郡五官掾

歷郎中光祿主下闕辟司徒府拜新都令有大葬日

月而闕其所終太守趙君相與謚之曰貞文子銘詩

以三言為文梁君終於宰邑而以公府掾書其額者

重內也東都光祿雖有主簿而戴就傳云舉孝廉光

祿主事注引風俗通曰光祿奉盼上就為主事此碑

光祿主之下闕一字未可斷以為簿也其二云禁防既

釋則鉤黨也又有韜光翳耀隱身殉道隘窮不悶之

句銘則云遐尉罔退潛伏皆謂黨事中平初黨禁始

解久幽之士信眉而復起梁君遂從聘召更二十餘

年而卒郡將至於累行論謚宜不在夏恭范丹之下

史策既没而不書集古如歐趙又遺而不錄幾不得
比於婁壽魯峻因碑碣以著見石雖勵存賴它書而
得其姓士之澡身厲操而能垂光於後者亦難哉
上

荆州從事苑鎮碑碑無歲月或云在襄州

漢隸字源

苑鎮碑十五行行二十四字穿在第八九十行之間

第一字之下各廢兩字

隸續

碑久佚文見隸釋

漢故荆州從事苑君諱鎮字仲弓南陽筑陽人也其先
出自苑柏何爲晉樂正世掌朝禮之制失其官次侈呂
自僭口采替紕春秋錄微謨祖諸世有苑子園實能紀
陰陽之理其稱微而顯口名著遂茲盛建功子孫爰居
來宅筑陽君卽其胄也君肇建仁義之基始創五福之
衢韜律大杜綜臯陶甫侯之遺風故易稱師出呂律五

用是綱平不枉理政呂憲循須律定紀功績帑口德口

州里水蓄流速行著即休先公門之忠盡節君父遂登

朝階為郡督郵列掾膺姿管蘇靖供與共衛上方平不

阿嚴而不口清介之口皦然發越州伯是聞備禮招納

呂部江夏過郡麻即歷縣莫不雲披風靡畏威即懷

德垂芳遺藻紀歌於今當陟泰階配耀岳嵩壽不極旄

早世隕終景祚之允諱二葉州郡官有世功位即繼即

字倫於是乃欽樹元石甄德表助其辭曰

於惟從事茂德翔羊構基崇業侯室侯堂契即擬季

文仁若春風義呂繼志禮為宗匡震口慈愛與世無傷

上德不德身翳名章靈允邁矣享斯榮光隸釋

按姓氏書皆云苑氏出於左傳所載齊大夫苑何忌

之後今此碑所謂苑柏何與子園左傳國語皆無其

人故錄之以待知者金石錄

碑無所終歲月其云韜律大杜綜舉陶甫侯之遺風

蓋法家者流范史云律謝臯蘇而制令數易注以蘇

為司冠忿生此云膺姿管蘇謂夷吾與忿生也隸釋

嘉慶...

魏劉熹學生碑在穀城縣界中

集古錄

穀城縣東有縣令劉熹字德怡魏時宰縣雅好博古
學教立碑載生徒百有餘人不終業而夭者因葬其
地號曰生墳

水經注

余為乾德令以公事過穀城見數荒冢在草間傍有
古碑傾側半埋土中問其村人為何人家皆不能道
而碑文磨滅不暇讀而去後數年在河北始集古錄
文思向所見穀城碑疑為漢碑求之又數年乃獲碑
雖殘缺而熹與生徒名字往往尙可見蓋予所見為
學生冢而碑魏時碑也熹穀城令也

集古錄

穀城縣夫子廟記歐陽修撰

碑久佚文見本集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
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
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
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
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
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
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
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

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與祭之禮以迎尸

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祭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謀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凡有司簿書之

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
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
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
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籩簠爵簋簠凡若干以與其
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朞月稱治又能載
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認認然惟恐不及
可謂有志之士矣

六一居士集

贈少保王公墓誌銘王十朋撰乾道五年

文見本集

紹興丙寅春某初肄業太學今資政殿大學士參政王
公爲博士學者咸進而仰之師道之尊如陽司業衡鑑
之精如陸宣公慨然痛草時文之弊一歸於正如昌黎
歐陽二先生士有經指授蒙品題者咸見頭角爲時聞
人某最不才且晚進亦以舉子之業誤被賞識遇稠人
必誦而夸之卒由舍選竊科第先生獎借成就之力也
乾道戊子冬十月某懷清源郡章過三山拜先生於黃
堂賜之酒旣半出示所述先少保公世次行實且曰吾

湖山金石錄卷十七
三
欲求有道能言者屬之碑子其人也某懼而避席曰先生誤矣某不摳衣趨隅二紀於茲矣道固未之聞也而言尤不工先生門人弟子滿天下而以是屬謏學小生烏能發揚遺懿之萬一耶力辭至五六卒不獲命明年秋八月書至自永嘉督益嚴乃卽先生之所述而系之公諱綱字振仲先世閩人徙錢塘開元中旅游漢沔間至襄州穀城樂其風土遂家焉六世祖公達生居能居能生崇遇崇遇生公之曾祖考諱允中有子諱遷於公爲皇祖考生皇考諱文自皇考而上皆隱處不仕皇考以公登朝累贈朝奉郎今天子卽位之三年求治甚切

思用異人得公之子喜甚擢左諫議大夫宣諭江淮入參大政於是褒其三世贈公之祖考太子太保妣向氏琅邪郡夫人彤氏博平郡夫人贈皇考太子太傅妣黃氏定襄郡夫人贈公少保配張氏襄國夫人王氏世有陰德於鄉里至宮保尤號長者見其容溫然知其爲德人也平生無忿恚未嘗詈詈人嘗使僕曝麥於場僕游博舍去雨俄至漂且盡杖之三終身以爲恨仲兄役於鄉主郡驛僕盜官米索之宮保自誣曰使僕者我也兄不與知官吏皆知其不然以宮保執不可奪姑緩其獄一日將致刑忽大赦遂得釋一郡歡呼曰天果不陷善

人鄉人有負逋無以償鬻其小女於市頗有姿色宮保見之不商其直而售且曰翌日以女來作券果如期而至宮保笑曰吾焉用汝女聊爲君償逋耳卒歸之所居去杜母鎮十餘里有僧與鎮將邢氏有怨發怒投張海爲賊導之自均房來欲復仇宮保聞賊至曰我若去必殘吾鄉因具牛酒以待賊見其狀貌兇暴之氣頓銷且素聞其賢甚敬之約其徒秋毫無犯僧感舊恩見則拜曰此來專欲謝公而報邢也力解之不可遂醉而閉之亟遣告邢舉族遁去賊旣退乃徐出僧至鎮追其徒不及竟無所肆其毒猶子京豪俠任氣使酒而好鬪市有

一無賴少年惡之嘗切齒宮保呼無賴子與錢十萬使市布於房陵衆皆爭曰吾僕使不乏何至用此人必不來矣不答無賴子得錢醉酒蒲博數日而盡遂遁去爭者咎之宮保曰吾非不知顧吾姪深惡其人常恐杯酒之後一與之遇事有不測吾以百千去之所以力全之也常曰家貲非我獨有當三分之一以給家用一以奉官輸一以待賓客賑貧窮故四方之士皆奔走其門有所求隨其意而飽滿之饑者分之食寒者遺之衣婚嫁不給者助之貧而死者爲之辦棺槨具衣衾士大夫罷官赴調流落不能歸者資其費假以僕馬遠者數千里

不計也於是遠近翕然不以姓氏稱皆呼曰無怨公議者以比漢伏不鬪云臨終戒其子曰欲服人無蓄賄欲睦族無議財尊師友以教子孫藏經籍以待豪俊好甘者飴以蜜好安者設以席果守吾言必將有後言畢而逝琅邪夫人生二子宫傳其季也爲人魁梧寬厚行義著於邦族遵宮保之業世其德而不變好學有才華詩筆清麗所與游皆鄉之賢士及時之名卿大夫盛公次仲帥南陽卒於官其子章卜葬於漢南貧不能集事造門哀告曰聞公高義且多山林願得尋常地以爲先人宅兆慨然許之曰惟君所擇章既得卜凡葬所須皆仰

給焉又館穀其家數百指饑歲而不厭其好義皆此類與從兄高相敬如賓三世聚居門內百口每食必同席甘苦惟均上下無異財鄉人服之取以爲法定襄亦嚴明有賢行事皇姑至孝年五十餘抱孫矣猶日親盥饋性無妬忌愛庶孽過於己出宮傳篤學喜客不屑治生業一切委夫人小大斬斬皆有條理宮傳篤於教子夫人佐之其義方慶善乃鍾於公公幼孝謹有立及長克家力學有功名大志時余公幹鄒公浩皆當世名士相繼教授郡學公往從之勤苦絕人其業日進鄒公尤留心教誘諸生課程其工拙美惡必題數語爲品藻公每

蒙賞激遂爲高第舉進士中元符三年丙科授將仕郎
延安府法曹參軍宮傳遺之詩有利名場裏持清謹冠
蓋叢中寢是非之戒公敬佩焉丁外艱執喪哀毀過甚
跣而尋山以葬足爲跣裂服除調慶州司法叅軍帥錢
公昂高其才而委任之以進築香柏臺神堂九羊堡應
副有勞及該八寶赦恩繫循儒林郎有禁卒五人夜踰
甕城劫門者衲衣門者凍以死而復活案且當斬公白
帥曰一衲直數百錢且變主不死而殺五人情有可矜
錢公曰公欲云何曰此軍人也若送經略司則死生在
公特筆耳欣然從之獄官怒曰公欲以國法市陰德耶

公不爲動卒皆活之以久去親闈自陳合入支掌資序
罷歸授江陵府觀察推官分曹建掾改爲司兵曹事屬
貳車虛席公攝事歲餘一府仰辦江陵大府諸司皆在
爭以事委公目爲府中一俊常平司檄主管其司事時
湖北行方田法主於是司前使者出攝之又按獄湖
南獨僉廳行其事公知其法之弊委曲調護利則伸之
害則違之又選擇所差官而授以方略於是方八州而
無訟公不自言旣去官後使者白其功於上特循承直
郎丁定襄夫人憂扶護北歸哀感行路服除授開封府
扶溝縣建雄鎮權府學博士改奉議郎知金州漢陰縣

在京西極境治所去利路界千餘里梁雍之民錯雜其間公臨以簡易人皆宜之范公致虛以前執政鎮南陽聞其政聲辟知穰縣辭不行終更屢轉朝散郎賜六品服擬通判濟州未赴以建炎元年十月十一日薨於家享年五十有五公爲人淳質任真不事表襮遇人以一誠喜稱其善有過則面告戒之退無後言平生活退不妄干進入仕二十八年在官纔十考其除內艱而造朝也盛章爲開封尹權勢震赫以皇考舊恩欲報之公公固不附又嘗欲以妻黨張氏女歸公公拒不受積以爲怨因不被薦已而章敗其客皆坐遠謫公獨不污承祖

父之風好施予不蓄貲財居官尤廉潔先世雖厚所產至公益貧自漢陰代歸糧食不繼范公宗尹有詩曰丈人古君子清德肖冰玉仕宦三十載一飽猶仰祿驅車向金闕此行何太速家山豈不戀陶令瓶無粟知者以爲實錄其調濟州通判州有田隸西城所巨闔李彥主其事兇焰熾然人曰公必往見之不然且有禍公曰吾寧不調不能屈於此已而果見奪其得倅徽州未出都而金人再犯闕公在圍中官索金銀甚急人多隱不肯輸公劫掠之餘囊有數金悉以送官人勸公少留以爲歸資公曰國家如此吾尙忍有所隱耶二聖旣入金營

集百官於秘書省聯名以立張楚公驚涕而出曰始以爲立皇太子若爾吾非所敢知卒不書見者皆爲驚悚篤於風義其釋褐也同時鄉貢之士第與不第數十人多依公以食貧不能歸者資遣之有風鑒好獎借人物所許予後多顯達范公宗尹爲布衣時年甫及冠一見期以遠到獎成之其訓子弟造次必以遠大老猶自力觀書以誘迪之聯案共檠夜分不倦襄國夫人聰明修整好讀書聞古今賢人才士之事業則聳然慕之常舉以勉公且以誨其子先公十七年薨公念其賢誓不再醮初公旣葬皇考而不宜其地欲改卜未遑也大資政

知荆門軍以紹興癸酉正月十四奉皇考及公之喪葬於故居之東北一里龜山之原各以其夫人祔五子之深之美之珍皆未仕而卒之望卽大資政也今知温州之彥右承直郎一女適秉義郎歐陽价早卒孫男十人鏞右從事郎銖右宣義郎鐸右迪功郎錚右修職郎欽右承務郎鑄鑰錫鉞鉛未仕孫女六人一適右從事郎錢慶祖一適右通直郎魏欽弼曾孫淙漢自靖康之亂襄漢被禍尤酷獲免者千一往往無噍類獨王氏幾絕而復滋大資政又以儒術文章奮結知明主致身執政爲時重臣初宮保贈制曰清塵美行肩於古人重義輕

財化貪息訟州閭以無怨公稱之我宋造邦穀城以進
士起家自其孫始迨茲萬口流澤壽後信可取必君子
曰王氏之有後也宜哉德厚者流光天道不可誣也銘
曰

王氏之先自閩徙杭有唐開先始家於襄至無怨公植
德好誼善積名成如漢伏氏宮傳遵之不懈有加慶鍾
少保進士起家小試墨曹活人惟死攝官大府政聲有
偉匪人不附僞命不污凜然節義可激懦夫天嗇其年
志不克究不在其身以昌厥後果生人傑早蜚大聲模
範太學作新諸生勤勞於外治最荆蜀帝曰來歸資爾

啓沃進司言責八贊政幾密疏輸忠而人不知惟帝知
之大藩是畀不令而行德威惟畏帝念老成行將相之
先世之褒奚止於斯龜山之原小黃之口紀德豐碑有

同峴首

王梅溪集

襄陽府金石存佚考卷之十八

光化縣

漢元儒先生婁壽碑在乾德縣敕書樓下 天下碑錄

婁先生碑篆額一行文在暈下穿在文中三行之內
所廢者六字凡十三行行二十五字碑陰十五行行
四人

碑久佚文見隸釋

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 當是陰字 人也曾祖父攸 即修字 春

秋以大夫侍講至五官中郎將祖父大常博士徵朱尉
爵字 之省 司馬親父安貧守賤不可榮以祿先生童孩多奇

岐嶷有志挽髮傳業好學不賦不攸廉隅不飭小行温
然而恭慨然而義喜與人交久而能敬榮且溺之耦耕
甘山林之杳藹遁世無悶恬佚淨漠_{大奚切}洩_{與而切}衡

門下學上達有朋自遠寘紳莘莘朝夕講習樂以忘憂

郡縣禮請終不回顧高位厚祿固不動心麓_{即麤字}絳大

布之衣糲_{即糲字}糲蔬菜之食蓬戶茅宇椽樞雙牖樂天

知命確乎其不可拔也是以守道識真之士高尚其事

鄉邨州鄰口親銜_{即愛字}懷年七十有八熹平三年正月

甲子不祿國人乃相與論惠處謚刻石作銘其詞曰

皇矣先生裒_{即懷字}德惟明優於春秋元嚶有成知賤為

賈與世無爭屏殘衡門禮儀滋醇窮下不苟知我者天
身歿聲鬯千載作珍緜之日月與金石存_{隸釋}

乾德縣圖經載此碑景祐中余自夷陵貶所再遷乾
德令按圖求碑而壽有墓有穀城界中余率縣學生
親拜其墓見此碑在墓側遂據圖經遷碑還縣立於
勅書樓下_{集古錄}

隸釋有婁壽碑陰可見者五十四人漫滅者四人蓋
以其間姓婁者十有二人而大小中穿與前碑合遂
錄碑後但文忠親至墓側見碑而不云有陰茲故不
錄

南鄉建國碑

碑已斷裂不完其額題南鄉郡建國之碑其大略云
嘉平五年漢水滔溢毀壞舊城又云正元二年城此
其餘文字可識處大略述遷都事而銘文有與晉常
存之語知其爲晉碑也按晉書地理志建安十三年
魏武帝盡得荊州之地分南陽西界立南鄉郡及晉
武帝平吳太康中改南鄉爲順陽而不載遷郡事此
碑蓋太康以前立故仍稱南鄉也碑有云河南司馬
府君者整也嘗守是郡自有碑此碑旣無建立年月
因附於整碑之次焉

金石錄

順陽王碑在固王古城

輿地碑目

固王古城在乾德縣東北五里按穀城縣圖經云晉

咸寧中封扶風王子暢為順陽王城內有順陽碑

太

平寰宇記

晉南鄉太守司馬整碑武帝太始四年正月

金石錄

碑云君諱整字孔修太宰安平王之孫太尉義陽王

之子按晉書宣帝弟曰安平獻王孚孚次子義陽成

王望望第三子隨穆王整整先望卒後武帝分義陽

之隨縣封整為王謚曰穆整以太始三年自南鄉太

守徙南陽而南鄉人共立此碑今在光化軍軍即襄

州穀城縣之陰城鎮按晉志不列南鄉郡據此碑所

載縣令名氏有武陵筑陽丹水陰城順陽析六縣此

蓋南鄉郡所治也晉志但云南鄉魏時屬荊州武帝

平吳改為順陽郡

晉志順陽郡縣八鄧順陽南鄉丹水武當陰筑陽析而不著

南鄉

今本作順陽

治所興廢屬縣之名而獨此碑可見也

又整傳但云整歷南中郎將封清泉侯薨贈冠軍將軍亦不言其爲宣威將軍南鄉南陽二郡守皆其所漏略也

集古錄

南鄉太守碑陰

南鄉太守將吏三百五十人分爲二卷其磨滅者猶有二十餘人皆有邑姓名字而無次序其名號有令有長有南閣祭酒門下督主簿部督郵監江督郵部勸農五官掾文學掾營軍掾軍謀掾府門亭長主記史待事掾待事史部曲將部曲督又有賊曹功曹議曹戶曹金曹水曹科曹倉曹鎧曹左右兵曹曹皆有掾又有祭酒有史有書佐有修行有從掾位從史位有史有小史魏晉之際太守官屬之制蓋如此他書或時見一二不能如此之備也

集古錄

主記史武當趙會欽元門下賊曹武當張禮仲文議曹
掾陰晏武偉文議曹掾析呂系仲嗣議曹掾陰吳音惠
聲議曹掾鄧毛端元平議曹掾鄧李紀元生議曹筑陽
永度議曹掾武當頓甫康口議曹掾鄧王含建口議曹
掾武當王和凱明議曹掾丹水馮崑林元議曹掾筑陽
趙獎時助議曹掾郝獎令緒議曹掾武當樊廣令之議
曹掾丹水張僉令宗議曹掾鄧厲温顯相議曹掾鄧何
珍奉聲議曹掾鄧張代叔融議曹掾筑陽梁習休伯議
曹掾南鄉夏勃士平議曹掾南陽郭契仲泰議曹掾南
鄉應昂光口議曹掾陰虞方引伯議曹掾順陽董彥邵

聲議曹掾順陽郭沐叔引議曹掾順陽樊珍永口議曹
掾順陽潘澹偉靚議曹掾順陽祭造始平議曹掾陰何
永臣宗議曹掾南鄉夏怡士奕戶曹掾鄧李肅季穆倉
曹掾南鄉黃种道思金曹掾陰陳惲行元賊曹掾陰鄧
嘉孔仁右兵曹掾陰終祈叔英科曹掾丹水張悝宣第
中部督郵下關又關一人北部督郵順陽口和穎季監江督郵
順陽王寶偉興中部勸農筑陽口斐令元南部勸農南
鄉閻沃泰宗北部勸農掾陰代靜公密從掾位筑陽口
口季齊從掾位南鄉王皓景林從掾位陰潘立偉業從
掾位武當晉厚季口從掾位陰陳良偉之從掾位鄧富

虞偉仲從掾位丹水杜儉温恭從掾位武當楊誕廣明
從掾位筑陽趙收泰英從掾位武當樊宮建興從掾位
順陽郭夏惠肯從掾位順陽郭真惠聲從掾位鄴邵審
元度從掾位陰終做建明從掾位鄴鼂軌令真從掾位
陰終恢偉然從掾位南鄉應景元先從掾位順陽何旻
偉之從掾位武當趙凱景伯從掾位武當王的淵泰從
掾位陰婁綜子業從掾位鄴張爽文列從掾位順陽何
口德配從掾位順陽杜衷建伯下缺一人從擢位順陽張義
叔宗從掾位筑陽王審士先從掾位筑陽趙審文固從
掾位鄴厲明顯口從掾位陰馮兆惠林從掾位丹水闕

祇元威從掾位南鄉謝林長茂從掾位南鄉夏載口文
從掾位順陽宋口口口從掾位丹水張楊延列從掾位
鄴呂善元甫從掾位析傳儀顯則從掾位鄴李羨口休
從掾位南陽郭口長先從掾位武當樊口長興從掾位
陰口口林之從掾位筑陽口勅獻之從掾位析朱邵長
口從掾位順陽馬僚元友從掾位順陽程口尤宗從掾
位陰潘韶偉武從掾位武當口武偉慈從掾位丹水蔡
仁令伯從掾位陰婁偉興伯從掾位順陽王本長元從
掾位順陽王仕宣林從掾位析謝邵季甫從掾位陰婁
文興仲從掾位武當謝沖長口又缺一人從掾位鄴張肅泰

恭從掾位鄒魯良武和從掾位武當張榮元盛從掾位
筑陽張秀和明從史位順陽五肅仕元從史位析鍾釋
景良從史位陰陳永建宗缺一人從史位筑陽胡憲偉章
從史位順陽杜和建穆從史位武當李他文子從史位
筑陽李統臣先從史位陰鄭邵顯伯從史位順陽龔加
宣林待事掾武當王宗長謀待事掾陰申定士則文下
缺文學史武當韓冀泰博文學史鄒周緝令熙文學史
陰晏超公叔文學史鄒樊斐宗明文學史順陽郝元凱
明文學史筑陽張弼季輔文學史南鄉樊邵士先闕一人
文學史武當謝□子□部曲將□部司馬武當鄭晏康

葉部曲將裨將軍缺部曲將武猛中郎將順陽何興偉

林部曲將□□校尉缺部曲將裨將軍武當張始元□

部曲將武猛都尉南鄉趙立公始部曲將□□校尉南

鄉□□承□又缺一人部曲將□□□□陽胡訢延伯

部曲將武猛中郎將陰李章孔文部曲將武猛校尉順

陽□邵偉元部曲將裨將軍武當魏端文□騎□將裨

將軍筑陽胡龔□業部曲將司馬缺部曲將武猛中郎

將□□□英□部曲將武猛都尉鄒張銓叔行副部

曲將廣野將軍鄒周鈞宣代隸續

右見隸續第二十一卷而前有關頁以集古錄跋證

之知其南鄉太守碑陰而又有闕略也

尚書屯田員外郎李君墓表歐陽修撰景祐三年
表已佚文見本集

漢水東至乾德滙而南民居其衝水捍暴而岸善崩然
其民尤富完其下南山之材治室屋聚居蓋數千家皆
安然易漢而自若者以有石隄爲可恃也景祐五年余
始爲其縣令旣行漢上臨石隄問其長老皆曰吾李君
之作也於是喟然而歎求李君者得其孫厚厚舉進士
好學能自言其世云李氏貝州清河人君舉進士中淳
化三年乙科鎮州真定主簿齊化基爲吏以強察自喜
惡君廉直不爲屈多求事可釀爲罪者責君理之君辨

愈明不可污卒服其能反薦之遷威虜軍判官秩滿河北轉運使又薦爲冀州軍事判官逾年吏部考籍凡四較考者外皆召還公考當召是時契丹侵邊冀州獨乞留君督軍餉課爲最多遷大理寺丞乘傳治壁州疑獄旣還轉運使又請通判冀州督旁七縣軍餉課尤多而民不勞遭歲飢悉出庾粟以貸民且曰凶豐甚必復使豐而歸諸庾是化吾朽積而爲新乃兩利也轉運使以爲然因請君益貸貝魏滄冀諸州後歲果豐飢民德君粟歸諸庾無後者蓋賴而活者數十萬家轉運使上冀人言乞留許留一歲就拜殿中丞歲滿將去冀民夜私

入其府塹其居若不可出君諭之乃得去通判河南未幾契丹兵指邢洛天子擇吏之能者改君通判邢州其守趙守一當守邢以扞寇辭不任邢事天子曰李某佐汝可無患守一至邢悉以州事任君御史中丞王嗣宗辟推直官遂薦爲御史以疾不拜求知光化軍作所謂石隄者孫何薦其材拜三司戶部判官改知建州皆以疾辭又求知漢陽軍居三歲而漢陽之獄空者二歲卒以疾解退居於漢旁大中祥符六年五月某日卒於家遂葬縣東遵教鄉之友于村子孫因留家焉君諱仲芳字秀之享年五十有三官至尙書屯田員外郎君爲人

敦敏而材以疾中止余聞古之有德於民者歿則鄉人祭於其社今民既不能祠君於漢之旁而其墓幸在其縣余今也又不表以示民嗚呼其何以章乃德俾其孫刻石於隧以永君之揚

六一居士集

永春縣令歐君墓表歐陽修撰景祐三年

表已佚文見本集

君諱慶字貽孫姓歐氏其上世爲韶州曲江人後徙均州之鄖鄉又徙襄州之穀城乾德二年分穀城之陰城鎮爲乾德縣建光化軍歐氏遂爲乾德人修嘗爲其縣令問其故老鄉間之賢者皆曰有三人焉其一人曰太傅贈太師中書令鄧文懿公其一人曰尚書屯田郎中戴國忠其一人曰歐君也三人者學問出處未嘗一日不同其忠信篤於朋友孝悌稱於宗族禮義達於鄉閭乾德之人初未識學者見此三人皆尊禮而愛親之既

而皆以進士舉於鄉里而君獨黜於有司後二十年始以同三里出身爲潭州湘潭主簿陳州司法參軍監考城酒稅遷彭州軍事推官知泉州永壽縣事而鄧公已貴顯於朝君尙爲州縣吏所至上官多鄧公故舊君絕口不復道前事至終其去不知君爲鄧公友也君爲吏廉貧宗族之幼孤者皆養於家居鄉里有訟者多就君決曲直得一言遂不復爭人至於今傳之嗟夫三人之爲道無所不同至其窮達何其異也而三人者未嘗有動於其心雖乾德之人稱三人者亦不以貧賤爲異則其幸不幸豈足爲三人者道哉然而達者昭顯於一時

而窮者泯沒於無述則爲善者何以勸而後世之來者何以考德於其先故表其墓以示其子孫君有子世英爲鄧城縣令世勣舉進士君以天聖七年卒享年六十有四葬乾德之西北廣節山之原

六一居士集

光化縣重修縣學記李鴈撰元符三年

碑已佚文見本集

飲則祭先酒食則祭先飯一飲一食而不忘報其先知
修身治民可忘先聖人乎孔子載道欲濟天下而時君
不能用故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之實不試於當年然金
聲玉振之德發乎一身形於萬世萬世之下六合之間
如天地之覆載日月之照臨尊爲王公卑爲庶士凡圓
冠方履者皆仰之以爲師大而治天下小而治一己凡
進德修業者皆資之以爲法蓋人無貴賤莫不爲其徒
事無巨細莫不用其道烏有爲其徒而寢廟之奉不虔

用其道而教化之宮不飭者乎浮圖老子之道敢與吾
聖人抗衡則以習其說者皆能嚴其居尊其師故塔廟
參差緇黃雜遝彌滿天下孔子弟子乃顧學校興廢忽
然於心可無愧乎鄮漢相國蕭侯之故封其山川秀潔
井邑豐富民氣醇雅爲士者敬慎尙節義黜山洪侯復
以忠厚中和之政整齊之一境藹然有古風烈洪侯初
至謁孔子廟祠怪其堂序失次而風雨鳥鼠侵敗屋室
土推木腐瓴甃飄甃裂貌像欹殘器用缺折乃喟然歎曰
有土有民不可不祀者三曰社曰稷曰孔子祠鄮通邑
也何爲乃爾召耆舊而詢焉皆曰嘗爲軍昔之爲守與

夫前爲令者春秋釋菜纒一至焉文具苟簡以應故事
或有營繕者不過補漏堵傾而止三歲鄉舉會於督府
饗殮之田督府取之故褒博之士不復講肄於其間絃
歌之音不嗣久矣久則寢衰而寢弊也洪侯曰噫欲爲
政令必先教化欲用教化必尊聖人使民回心向道我
輩所務乃咨部使者暨荊州牧請新之然財用所給不
能取具鄮之士民相與議曰洪侯欲惠民於無窮學校
成於鄮鄮士子居之鄮之利也洪侯何有焉吾屬盍共
成之乃衆請於庭侯曰縣官之貲亦可苟完諸生因欲
壯大尤所願也於是願獻貲以助用者願獻地以益基

者願新繪塑者願按圖指位則治財董工自作某處者
板築橫斲塗泥丹雘惟恐或後門堵肅然殿陛隆隆然貌
像考於秩爵齒徵於書服章珪佩各稽於禮邊豆尊彝
皆合於制所以奉先聖先哲者恭而嚴重堂沈然扇闔
洞然藏書有府藏粟有庾廡序牖戶一皆從便藩垣庖
湏一皆有法所以待先生弟子者備而潔故厯階過位
則人人有畏聖人之心竦然而起敬升堂處奧則人人
有崇道德之心亶然而自勸鄩之士民舉欣欣然相賀
且謂廡曰廟學之廢久矣非洪侯何以至此之巨麗也
廡曰昔張老頌趙武之寢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

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而獻文子喜以謂是使武得全
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嗚呼高明之家方傾貲治第
一而基傾池平之歎已興身外之感誠以寵辱在人而禍
福無常故歌於寢不敢自慶哭於寢然後以牖下爲幸
孰若居有輪奐之美而通經於斯著書於斯求道窮理
則爲聖爲賢爲大君子亦於斯砥行立名爲公爲侯爲
卿大夫亦於斯有樂而無哀有得而無失也哉凡今鄩
人與其子孫無忘洪侯之德洪侯名中孚字思誠歙之
休寧人熙寧元豐間居大學有盛名擢進士所居見稱
鄩課爲最庶幾古所謂三不欺者鄩民蒙仁其績甚衆

匪獨學校而已蓋王佐才也元符三年二月十有四日
記 濟南集

崇山崖圍亭記張嶠撰奉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樞密
副承旨知東上閤門事鄭成之書宣和二年三月七日
碑已佚文見本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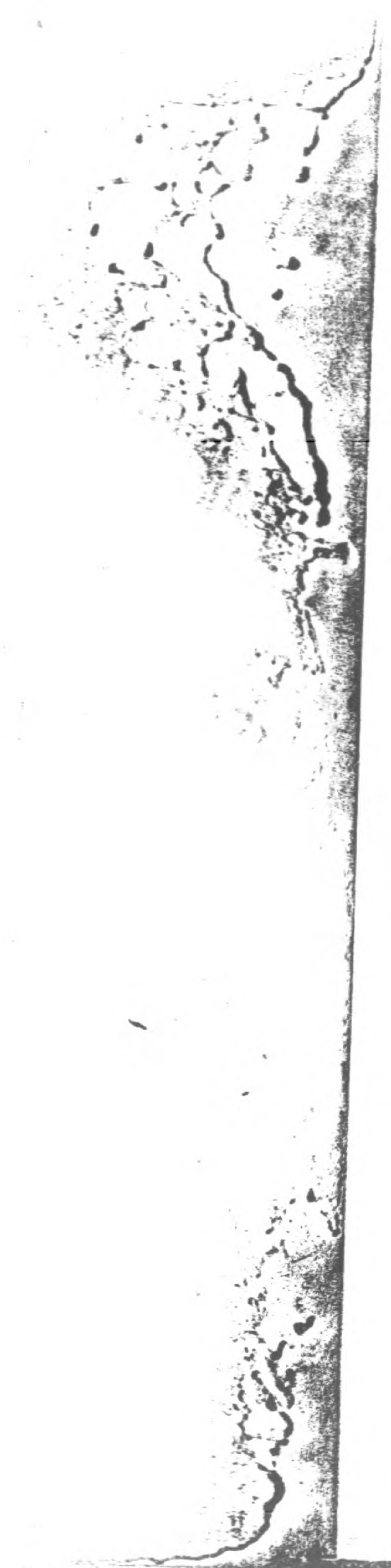
求勝概者必在於深山窮谷人跡之所罕至然後以爲
怪特而玩之至於跬步之近有湖山千里之觀爲人所
易而弗貴者有焉崇山崖是也崇山距鄴北九里在晉
陽王城之右按圖經唐天寶六年改爲固封山土人襲
舊名而不之改也山之崖闖然特出於漢江之滸江外
皆環山茂林堅峭蒼鬱錯立交峙望之莫知其際焉山
之上多穢草惡木狐狸所居豺狼所嗥居民陋之欲易

而不售者積數歲矣族兄彥遠一日往遊喜其景而售之既乃平易道路疏竹出石剔穢草誅惡木心營目顧因高就下而作堂於中掖以兩廡步簷回環周若一舍直東爲菴以棲雲霞臨崖爲亭以釣清瀨而又樹以青松間以雜花工不罷人作不費財舟車上下談笑卽至不待勞形於鄙遠而山水之秀畢於是邑人見之咸以爲忽生頓出而不以爲故所有也余因謂曰凡物之大情莫不駭異習常忽近而慕遠惟賢者而後能因其同而得人之所異因其近而得人之所遠然則是山也者昔嘗見輕於樵夫牧兒與培婁同列矣一日取於彥遠

登焉而遂若天之益高地之加濶而異者遠者出焉夫山豈改於故哉特以所遭之人異也彥遠之識其與庸衆亦遠矣彥遠爲人閒曠怡愉居常褰然有臨民之志春秋鼎盛他日故未可量也使識士之賢智愚不肖如山之美惡則當有清曠秀發貢奇效珍於前者矣吾之族將由之以振興其爲悅於目適於心又不止如山之樂也余既叙其登臨之美而又以是告之宣和二年三月七日弟嶠記

紫微集

月七日弟嶠記



均州

華君銘

武當縣故城內有一碑文字磨滅不可復識俗相傳是華君銘亦不詳華君何代之士

水經注

韋氏神道在均州

漢隸字源

其上重暈與埋銘同中刻此四字

隸續

石文中斷似若韋字爾

隸釋

中部碑在均州

漢隸字源

中部碑隸額一行偏其左額上有白暈一重其右復有兩暈不匝字在暈下穿在字中所廢者三行各四

□□祭酒謝俊下缺主記□□□叔規主簿□□子□

門□史李慈世□□曹掾任下缺右下缺曹下缺水曹

下缺周下缺祭下缺武功下缺史下缺伯下缺臺下缺

盛舉下缺王元陽下缺長尊下缺門下功曹下缺門下

游徼下缺主記史下缺門下賊曹下缺史口球下缺掾

卓下缺掾□□□宣下缺曹掾黃□□□章右金曹掾

慶暲元下缺甫下缺法曹口周順下缺曹掾□□子能

右賊曹掾下缺胡真兵曹掾文雒□□功曹史謝揚□

□右戶曹史陳□□□右金曹史王□□法曹史□□

子慎右賊曹史王口叔口兵曹史下缺供曹史下缺尉

曹史下缺中倉曹史任烝下缺曹史□□舉下缺史張

□元下缺曹史□□元才□□嗇夫鄭憲德量校官主

口師周口子堅校官祭酒口尊升舉口部口書掾口任

定英茂口里祭酒任下缺陽里祭酒李元升下缺新安

口里祭酒口郡口口卓下缺威口里祭酒卓世下缺明

口口里祭酒解下缺永安里祭酒下缺安昌里祭酒楊

邦下缺宜遷里祭酒韓子下缺中東里祭酒口海明下

缺西賈里祭酒任仲禮下缺高陽里祭酒王暘德下缺

營里祭酒口德下缺中文營里周升下缺營里祭酒張

永下缺

凡題名五十餘人如漢世碑陰而有額謂之中部殊不可曉石埋漫滅名字虧有存者所稱諸曹掾史功曹掾史功曹主簿與它碑同其間游徼嗇夫各一人祭酒十六人其一人曰校官祭酒餘則里祭酒也游徼嗇夫漢縣皆有之凡此諸曹史蓋縣吏也成都左右生碑有文學祭酒則此之校官祭酒也如淳曰祭祠時唯尊長以酒沃醑胡廣曰古者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地凡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也西京以宗室爲劉氏祭酒著節老臣如蘇武亦

有此稱東京擇博士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爲祭酒此碑所書里祭酒雖未詳所出殆是閭里高年如鄉三老之類者

隸釋

魏興太守覃毅德政碑在均州

通志金石略

武當山神武威公新廟記翁洮撰魏口書并篆額乾寧

三年六月立

寶刻類編

大天一真慶萬壽宮碑程鉅夫撰延祐元年十月

碑今存

皇慶元年春三月京師不雨徧走羣望詔武當道士張
守清禱雨而雨明年春不雨禱而雨又禱又雨既霑既
渥仍大有秋兩宮大悅初均房之間有山曰太和又曰
仙室以元武神居之名武當踞地八百里峰七十有二
最高者紫霄之峰峰之最勝者曰南巖巖前有洞天二
曰太安皇巖天顯定極風天上出浮雲下臨絕澗猿啼
鳥嘯豺虎所家人可投足者僅尋丈許道家言龍漢之
年虛危之精降而爲人修道此山道成乘龍天飛是爲

元武之神至唐貞觀益顯天下尊祀宋理宗詔道士劉
真人住南巖宮不克漢東異人魯大宥隱居是山草衣
菲食四十餘年救災捍患預知禍福時人神之天兵破
襄漢去渡河訪道全真西絕汧隴北踰陰山至元十二
年歸與道士汪真常等修復五龍紫霄壇宇獨結茅南
崖或請作宮庭曰非爾所及也其人將至矣二十一年
秋九月師自陝西來年三十有一願爲弟子大宥欣然
曰吾遲子久矣卽授道要明年春正月大宥先法師躬
執耕耨墾山鑿谷種粟爲食繼率其徒剪檜翳驅鳥獸
通道東自山趾絞口七十里至紫霄宮五里至南巖巖

北下三十里五龍宮又四十里抵山趾蒿口三月三日
相傳神始降之辰士女會者數萬金帛之施雲委川赴
乃構虛夷峻拔木窮谷刊石窮巖卽崖爲宮廣殿大廷
高堂飛閣庖庫寮次旣嚴且備炫晃丹碧軫轡雲漢像
設端偉鐘鼓壯亮引以石逕蔭以杉松積工累資巨萬
計厯二十餘載乃成墾田數百頃養衆萬指至大元年
今上皇帝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聞師道行
遣使命建金籙醮徵赴闕及禱雨輒應賜宮額天一真
慶萬壽宮置提點甲乙住持制加神父號啓元隆慶天
君明真大帝神母號慈寧玉德天后瓊真二仙賜師號

體元妙應太和真人延祐改元春二月大司徒臣羅原
奉皇太后旨命師乘騎奉香幣還山致祭冬十月集賢
大學士臣陳灝請加賜宮額大天一真慶萬壽宮竊惟
聖天子端源清之本躬垂拱之化父天母地懷柔百神
陶我萬類子育羣姓宵衣旰食可謂至德也已師以雲
棲遐舉之侶而能振道濯德焦心苦志奮樹堂壇以承
天庥亦可謂豪傑之士矣師闡疏果毅方嚴質茂雖大
祠祭不待沐浴更衣所感必應雖身被顯寵如始居山
其有道者耶若神之德廣大混沌變化無方謂列宿所
鍾詎不信然臣鉅夫謹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翼軫之墟均房間白雲峩峩武當山根盤千里阻且艱
七十二峯羅烟寰帝遣元武驅神姦披髮仗劍衣飄飄
穹龜修蛇猛且閒垂雲而來御風還跂予望之杳莫攀
真人學道鐫堅頑飛上千仞誅榛菅旋天機啓天闕
瓊樓珠宮翠迴環霞披霧映黃金鑲湛恩大兮帝所頒
神來居之佩珊珊寒松蕭颺水潺湲飛香滿空馥蕙蘭
願神永永哀民艱汎掃穢濁無恫瘝我皇萬歲御九寰
興聖怡愉長朱顏

雪樓集

戒臣下碑至元三年三月

碑在五龍宮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根底
軍人每根底城子裏達魯花赤官人每根底來往的使
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成吉思皇帝臥濶台皇帝薛禪
皇帝完者都皇帝曲律皇帝普顏篤皇帝傑堅皇帝忽
都篤皇帝札牙篤皇帝亦憐真班皇帝聖旨裏和尚也
里可溫先生荅失蠻不棟甚麼差發休當者與告天祈
福者道有依著在先聖旨體例裏不棟甚麼差發休當
告天與咱每祈福祝壽者麼道襄陽路均州有的福地

武當山大五龍靈應萬壽宮裏有的甲乙住持領宮事兼領本路諸宮觀事教門高士崇元沖遠法師邵明庚住持提點教門高士通元靈應明德法師李明良爲頭兒先生每根底執把行的聖旨與了也這的每宮觀裏房舍裏他每的使臣休安下者鋪馬祇應休拿者商稅地稅休與者但屬這宮觀裏的莊佃田地水土磨碾典庫店舍鋪席浴堂船隻竹葦醋麪等不揀甚麼差發休要者更這蒿口蒿坪梅溪雙谷白浪平堰等處村子裏有莊佃田地水土不揀甚麼物件不揀是誰休倚氣力者休奪要者更這先生每有聖旨麼道無體例勾當做呵他每更不怕那甚麼 聖旨至元三年羊兒年三月二十日大都有時分寫來

碑用蒙古語而以漢字譯之與石墨鐫華所載蓋屋縣重陽萬壽宮碑及山東考古錄所載嶽廟碑體式一同成吉斯太祖尊號今譯青吉斯臥濶台史作窩濶台太宗名今譯諤格德依上也薛禪世祖尊號今譯譯色辰聰明也完者都史作完澤篤成宗廟號今譯諤勒哲圖有壽也曲律武宗廟號今譯庫魯克超衆之謂普顏篤仁宗廟號今譯布延圖布延福也圖有也傑堅史作格堅英宗廟號今譯格根明也忽都篤

史作護都篤明宗廟號今譯胡土克圖再來人也札
牙篤文宗廟號今譯濟雅圖濟雅天命之命也圖有
也亦憐真班史作懿璘質班寧宗名今譯伊埒哲伯
伊埒明顯也哲伯梅針箭也也里可溫今譯伊嚕勒
昆伊嚕勒福分也昆人也荅失蠻今譯達實密唐古
特語達實吉祥也密人也

大五龍靈應萬壽宮碑揭後斯撰至元三年三月

碑今存

至元二年歲在丙子武當山大五龍靈應萬壽宮武當
殿成元教大宗師特進上卿總攝江淮荆襄等處道教
吳全節爲集賢院言翼軫之墟襄漢均房之間有山兮
根盤八百里峰之高者七十有二巖之幽者三十有六
澗之深者二十有四天垂地接陽嘘陰翕不可名狀名
曰太和之山元武神得道其中改號武當謂非元武不
足當此山也山多神宮仙館其大者有三曰五龍紫霄
眞慶而五龍居其首唐貞觀中均州守姚簡禱雨是山

五龍見卽其地建五龍祠宋真宗時陞祠爲五龍觀賜額曰五龍靈應之觀其後廢於靖康之禍孫真人元政興之又廢於金兀朮之兵皇元受命與天地合德大興老氏之教扶運翼世以迎休祥山之有道之士汪思真奮然持起辟草萊剪菑翳舉而新之先大宗師上卿張留孫初總攝江淮荆襄道教奏以其山葉希真朝覲天子大信其道至元二十三年詔改其觀爲五龍靈應宮以希真主之居八年而侯道懋繼之又二十年而續道成繼之仁宗皇帝天壽節實與元武神同遂加賜其額曰大五龍靈應萬壽宮仍甲乙住持歲遣使以是日建

金錄醮祝釐其山自是累朝歲遇天壽節一如故事此後大建元武殿宜得詞臣文而勒之石以彰國家之美以重此山明年三月二日集賢以聞詔以命臣侯斯臣侯斯竊謂名山大川能出雲雨以澤萬物產財用以利萬民毓英賢以輔萬世必擇天地之奧當陰陽之會磅礴融液與大化終始故中必有神出幽入冥此感彼應如風之在谷所觸皆通水之在地無往不達況此山葆乎中和統乎陰陽應變合行與神俱藏羣山四朝而特起乎中央非元武焉足以當之則其宮室之崇享祀之嚴應國家之運爲生民之依者固有在矣殿之建元教

大宗師臣全節實出私錢萬緡爲之倡而住山續道成
張道真吳明復邵明庚李明良先後贊而成之其屋壯
麗巖峻洞達高廣蓋與茲山相雄世所稱神仙曰殷長
生房長鬚馬明生田蓑衣之徒皆成道於此是以論人
傑必本於地靈也其辭曰

虛危之精元武君上臨元天貴且尊穹龜鬣屬騰蛇蜿
手指北斗酌乾坤武當之上號太和神君居之降百魔
五龍守衛巖不訶冷氣自少元氣多神君生在天地先
谷神自養天地根二十四氣如環旋七十二候無頗徧
四十二載昇元天元天之樂不可言身著元衣坐紫府

蒼龍在左右白虎朱方翼翼朱鳥舉騰精攝景我爲主
百靈守之誰敢侮或按長劍坐橫庭吐納日月含風霆
五龍冉冉隨降昇倏而去之若流星忽而來兮雨冥冥
鬼車九頭匝火屋山鬼倚樹惟一足飛蝗蔽天食百穀
長蛟鼓浪沉平陸神君一顧赤爾族神君自居武當山
人能學之盡得仙前有殷房後馬田陳搏尹軌相攀援
新開大殿凌紫烟璿題藻井相鉤連神君居之樂無邊
保我聖歷億萬年

揭文安集

鄖陽府金石存佚考卷之十九

鄖縣

顯崇觀碑大業五年為至尊皇后祝壽所記在鄖鄉縣
輿地碑目

碑久佚

延福寺碑在鄖鄉縣乾明寺上元元年王府功曹沈長
卿撰
輿地碑目

碑久佚

鄖陽府四省交會圖記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建業王以旂撰嘉靖十八年

碑尚存

夫鄖襄荆南漢商並爲重鎮本隸三省去諸會城甚遠
山川聯絡谿谷險阻廣袤數千里在昔爲逋逃淵藪羣
不逞屢據倡亂成化間朝廷勒師勦平博采羣策用圖
長治久安特簡都御史一人提督撫治其地建節鄖陽
居中控制諸郡軍民政務悉屬治所迄今六十餘年流
逋靜謐姦宄潛消智者歸功焉顧以人情事體不盡如
初彼此目爲冗員嗚呼弗思爾矣比因公往來萬山之

中據形審勢益知建置所不容已矧今擁衛陵寢垂休
萬年者不尤慎且重與爰取各屬舊繪輿地括爲一圖
其昔隸而今分屬巡撫者仍不敢廢凡疆界之遠近山
川之險易道路之迂直城池之高深關堡之疎密靡不
具載時有省覽禮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山林川澤
之阻有以也慨夫承平旣久流弊斯深可弗申嚴防禦
以求萬全是故或阨其所通或慎其所避或補其所不
足或據其所必爭詢謀僉同附註於旁尙就同志者正
焉夫彼謂冗員者未歷其地也歷其地而猶云然者嫌
於所謂人情事體有間也夫君子之於天下圖其大而

已矣涉諸虛文瑣務者弗較也苟屑屑焉而遽舍其大
則爲天下謀弗臧矣其可乎哉其可乎哉以旂竊爲之
懼僭贊一言併勒諸石云

王襄敏集

鄖陽追祀撫治大理少卿吳公記趙貞吉撰

碑已佚文見明文海

今南大理卿章邱張公往以僉都御史撫治鄖陽作而
嘆曰鄖陽之政稍弊矣易不云乎治蠱者求其意於先
事之初耳故其操切劑量思循往撫治原公吳公之舊
而振新之也思其人因就觀其尸祝之所始知吳公之
未嘗與祀也初原公以都御史撫治鄖陽名傑字子英
陽城人吳公先以巡按代撫諸郡後以原公薦陞大理
少卿任撫治名道宏字文博宜賓人在成化中并以戡
定綏寧鄖陽事著勲名而鄖陽之人并思之乃吳公之

不得列祀則莫不盡然傷心久而未忘者也張公曰嗟乎畫一之章定於曹相泣碑之政廣於杜君鄖政之始建也原公綱之而吳公紀之有開拓於前有彌縫於後繫其可忘諸因訪其孫爲府經歷者得遺像焉遂肖而配諸原公於是太守黎君堯勳率諸文武父老生徒進曰諸司守章程以奉天子俾茲土之民免殲馘之痛者七十餘年夫孰不知二大夫之功也而祀典之闕卒定於公聞之惟仁人能不忘人之功而處人以禮殆公之謂矣頃之張公去爲大理而江西劉公代焉謂宜載之石以駭來者而黎君以委於予也予嘗浮漢江橫鄖而

東者屢矣其地枕秦跨楚包絡險阻員幅數千里元季棄之爲荒國初殲之爲墟間置數縣以領其遺民而在三省之徼司燎擊柝棄不顧者殆數十年故草木盛而變爲矛戟猿鹿多而化爲貍兕矣成化初盜屢起橫不可制常州白公圭三原王公恕嘉興項公忠繼帥六師往克之又復嘯聚而原公實承之當是時吳公巡按河南佐原公有爲於始繼原公撫治以成能於終卒稱原吳吁盛矣二公之始經略也謂大兵之後威已振不可復言殺遂下令撫之得流亡民四十餘萬授田以養之置縣以統之濬池高城以固之設衛所屯重兵謹關隘

以制之割三省之地得七府而合為都會開撫治以聯
 屬之矛戟之墟長禾黍矣疆兕之陵牧雞豚矣山無不
 伐之榴澗無不汲之泉矣夫定近難而壯遠歎炳炳焉
 二公之功固百世不可忘祀亦百世不可廢也由今言
 之原公固才矣忠矣然建事之初倡始實難孤立易奪
 非吳何以裨之功立之後梁笱易撤棟易移非吳公
 孰與定之則吳公之并祀固一日不可緩也張公劉公
 皆彌綸之器憐才稽往深致意於此宜矣予與黎君又
 吳公鄉人而每好問共談當世之務也安得不竊以為
 快而重有感哉嗟乎承平之世卓絕奇偉之士恆退而

循默謹厚之人恆進忽有方隅之警而後知戡定綏寧
 之才之難也成化之際可謂承平而相繼定鄖難者皆
 得才卿名士甚易若此何哉渤海之盜必重用張敞西
 川之亂必再起張詠才之鮮也如此而諸公才名相埒
 聚定一方故能歷久盡善而不變何其盛哉今方隅之
 警多矣皇上拊髀念臣隣之義思閩外之才於是士大
 夫吐哺屏息思致其命以當天子任使於是時而表才
 名之士揚功臣之業諸君子豈得無意哉夫易絃而調
 聲者智之門也斷絃而理琴者勇之經也張公之言曰
 求其意於先事之初此智勇之所藉手而功名之所從

出也諸君子所以并休前人者不在茲哉因并書之以相駭焉

重建提督軍務行臺記王世貞撰萬曆二年

文見本集

明萬曆之二載都御史臣應鰲言臣幸得奉璽書領大藩以時布天子威德吏民貌共寢事事小間然實不勝卒逃之慮臣所領鄖鎮北抵華陽南跨江漢西踰嶓冢而遙東盡澧水實割秦楚梁三藩之垂而又間錯蜀以不時縻屬兵事罷則已所領名爲提督撫治而不恆受符節不得從軍興法以便宜從事雖亦用考功計吏顧三方之撫臣實共之而其黠桀者陽受束而陰撓以左支右吾甚或借軀椎埋姦鑄亡命之徒出一探丸而繁

醜糜至蝻附距宏治於今未百年而叛者十三一殺倅
二殺令三殺尉而禍未已竟也則豈其先臣之咸弗事
事毋亦縣官之所以委任之者未盡歟臣不勝過計竊
以當武宗朝贛實據江閩嶺海要害數困賊而都御史
守仁以提督軍務請詔許之一切便宜從事守仁用是
得募卒蒐伍繕甲庀訾三載而夷環贛之險以千里計
諸盜穴若洗至以其餘勁掃竊號之強王而國家無亡
鏃之費臣不佞不敢望守仁請鄭一切得比贛制下尙
書兵部議尙書兵部議如都御史言請更璽書爲提督
軍務兼撫治者請給軍令爲旗爲牌若節鉞者十制曰

可於是都御史拜受命乃爲檄檄諸道曰荆襄汝以楚
之被甲組練左右廣六卒長來曰南陽汝以韓之少府
谿子龍淵草抉其勁士若長來曰金商汝以秦之公矛
盜錚虎韞鏤膺緄滕之騎步若長來曰漢中汝以巴賓
叟兵白髮黃頭若長來旣集則爲之飭前矛慮無中權
後勁爲之置魚麗鶴鵠之陣而親鼓之又三申五申之
俾各受約束以歸勒部士乃咸歎曰吾鄭自是有師哉
蓋前是孫公以撫治之節來填鄭率厲文武士西刈巨
憝欲申是請會念其二尊人移疾去去而使院有不傲
於灾者屬新之凡更二使者院告新而公復至始拜命

湖山石存佚考 卷十九
名之曰提督行臺有司礮石以記請而公用治行第一
人卿太理顧謂其代者世貞曰志之母忘所繇更也世
貞謝不敏不可退而思之當成化時國家盡西南之兵
力以僅勝諸流人而始服崇郡僑邑居之而猶不足爲
置閩閩不足爲置臺然其指乃在撫而不在督何也今
天下方治平荒服鮮辯鄖四履之地皆大鎮其民逮曾
元以至耳孫不復知所由創顧撫不足而以督請又何
也當成化時其人猶困獸饑鳥然思一就栖食之地而
無其道苟有以藉之則笠耳是謂無治形有治端其用
不得不撫今天下號爲平而文恬武熙孽牙之萌蓋日

夜其間是謂無亂形有亂端其用不得不改而督是故
晉武之備兵巨源進而諫諷穎考退而媮食有以也孫
公不以且得代諄諄言地方大筴手成事而授之不佞
乃猶徇治人治法之說云卽不佞烏能使是官重書曰
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以俟後之君子相與懔然顧名圖

踐哉

弁州山人集

少谷温公墓誌銘王世貞撰萬曆二年

文見弇州山人集

温公之在文登也余自海上走一介訊公而得公報書踰月而公移罷又踰月而卒卒又五年而余來撫鄆而猶未葬也乃謀於公子應龍窀穸於龍廟山之陽而公弟真陽令如春以狀來請誌銘公成進士爲行人一使荆襄却荆人金爲御史按漕吳越再按秦論同州守某寶雞令某貪酷狀遣戍削籍有差猾吏大豪一切受法又刺得某大帥蠶食吏士某裨帥畏虜狀悉劾罷之益治軍聲實俱振虜無敢窾八三仍按吳抗疏委能吏丈

畝里毋伏田田毋伏賦賦而不田者蠲之田而不賦者益之又論罷副總兵一人武吏益戢而公不安於臺矣爲山東按察副使屬登萊與遼之亡命交匿於諸島時時出掠公用楊守起元議外揚軍聲以脅之而使指揮湯詔等之田橫諸島召其豪諭之衆皇恐來謁公拊循之島人彬彬約束比內地矣屬郡大旱公露禱雨中又不爲雨具寒內侵遂得疾公念欲不任疾疾又不任事卽自劾甫得請而公草矣公諱如玉字孟醇別號少谷先世隨人王父淮徙鄖父所娶左孺人生公十四補諸生凡再楚試皆不利最後我先公按楚遂與薦歸及襄

陽得父計其舉進士喪王父淮已又喪左孺人毀瘠時有加自是得心腹疾矣生以嘉靖戊子卒以隆慶己巳得年四十有二初娶於鍾早卒繼娶其從姊子三長卽應龍郡諸生次應鵬次應嶽

弇州山人集

鄖陽藏書記王世貞撰
碑久佚文見本集

鄖陽古一聚落也強名之曰縣而至成化中強進之曰郡又強以一都御史居之余生有士安之癖不能一日釋書前年冬自太僕出鎮鄖亦頗有挾冊足讀而間欲有所雌黃走一郡數邑問他本亡論不得卽不能舉其名而其爲諸生自經學數種外間與語子史百家則大恠駭以爲欺我竊以今之仕鄖者雖不若寓公遷客之多暇而賦訟稍簡自墨艾以上往往足三餘而不獲究仕優之說其諸生豈無卓異過目成誦者竟白首而猶

面牆今天下號爲同文而鄖以僻陋故去嵩洛圖書之
國不千里而隣於鵠形鳥言之民抑何其不幸也余旣
已憫之而會有南北使則出贖緩之羨以屬郡俾北走
燕南走建業又南走吳郡而購所謂七略之遺者得十
三經二十一史衰周以至盛明諸文章計三千餘卷而
典故比詳之書亦與焉印識其首尾而歸之郡俾皮而
鑰之諸宦游茲土者若郡之爲薦紳先生博士弟子者
欲有所考誦或就而幡或請而誦畢則仍居其所期以
有益無損而已考之茲城之流寓獨有唐濮恭王泰恭
王之撰志括地其蓄典籍踰於秘閣及歿而施宅爲寺

而遺書之存者無一也豈其流離播遷之際有未易以
自致者乎余幸而當右文之代力稍能得之郡始有此
書以啓異日文獻之百一庶幾彬彬云爾若乃參大其
事而比於宛委二酉之藏則有所不敢也因劓之石以
告夫嗣余志者

夔州山人集

督撫鄖陽都御史題名後記王世貞撰

碑已佚文見本集

萬厯之甲戌不佞貞履鄖行臺謁故撫臣原公祠退而以間延見儒生吏民叙祀所以永故慨然有餘思焉上書請予原公謚下禮部議具如書指報罷乃又以間考諸掌故而得諸中丞之氏若名而故大宗伯湛文莊公爲之文曰保釐堂記湛公之記猶未刊可讀而堂之額廢久矣竊以爲自原公而下至不佞已六十五人大者握衡樞陪坐論次亦疏附後先以勤誠立節章明於世而攷所以治鄖之蹟卽父老不能舉其凡第以爲賢長

者而已母亦原公之法定其民相慶幸其脫險而就夷
歸於淳龐無競之故而諸公誠賢長者不欲以獄市擾
困之大抵出於蓋公平陽之意與夫是以治者不見蹟
而受治者不言功藉令一二喜事之臣欲出其見以求
勝其前人而父老亦遂有所撰稱者要之續頸添足之
爲耳非吾所與知也顧其地東鄰梁西北鄰秦南鄰楚
而割其三垂以爲鎮其慶賞興革軍賦吏治皆與其鎮
之撫臣共之其民旣安於淳龐不復知有上之尊而黠
者乘以爲間吏狃恬熙之故而藉口於兼牧之苦而交
相匿軍不知興法一切翫愒自便不能無虞於意外而

孫公提督軍務之請下矣蓋壘書凡再易此於節鉞帥
所謂兵政孫公亦以次第舉而臺亦再益新顧諸中丞
題名其所至官位贈謚與字俱不載余乃爲備識之而
復次其說於湛公記之左蓋先原公而討流賊者成化
之丙戌則少傅白恭敏公圭以工部尙書來庚寅則太
子太保項襄毅公忠以右都御史來而當項公時太師
王端毅公恕以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荆襄諸郡白公
寬多所縱舍而項公主討鹵殺功最多端毅時時持之
榜諭逋逃使歸業又爲疏具言鄖房增邑戍事是三公
者皆社稷臣也以非專治鄖故弗敢志而志其事欲使

知鄭之有茲鎮而隱然爲原公先者乃更有是二公也
弇州山人集

房縣

房州修城碑陰記張舜民撰崇寧二年

碑久佚文見本集

蜀人大抵善詞筆而少吏能眉山任師中嘗與予言吾
蜀前輩有吏能者唯何聖從陳公弼二人而已小子不
才敢出其後然師中之言亦自負爾何公予不及識治
平末年予爲岐府掾是時陳公去岐未久竊嘗訪其行
事大略馭吏嚴察人不敢欺姦吏不敢欺則良民自安
堵矣小大之牘罔不經目小則幕府大則自操筆爲之
常屬紙數幅使兩人持其端提筆厯厯書之理法皆備

出人意表官吏以此服之是時蘇子瞻登制舉發判府
事實佐公其後子瞻亦自負吏事人或詰之乃曰吾得
之陳公也崇寧癸未歲予以罪謫居房陵州隘陋無遊
適之地或乘輿登城以縱目獨怪是城轟轟言言而門
觀隍塹一如邊壘皆有法度因念房居深山中土疎匠
苦又安得至此哉久之至南門得石表曰修城記乃是
皇祐中草竊王倫者嘯聚均房間朝廷自謫籍起陳公
守房陵所爲者迨今六七十年矣且諸邊城始非不工
至六七十年有不圯者乎而茲城獨能如此夫城猶法
也法者政事之所守人亡而守不廢者鮮矣故曰作事

可法皆謂去久之言也子瞻在岐與陳公不相叶竟至
上聞其來陳公以鄉里長老自處子瞻少年氣剛不少
下子瞻後悔此事不喜人問之於是作陳公彌傳是亦
補過之言云

畫墁集

修房州大成殿記張嶠撰建炎三年

碑久佚文見本集

國家自崇寧間大興學校凡孔子之廟在郡縣者莫不修飾以稱上命中更多故於稽古禮文之事少闕則又例皆傾圮毀圻而不加繕營房舊有學在州城之南西偏建炎三年某月孔子廟屋壞幾毀神位太守王公凜然命都監趙侯更作新廟侯乃相地於州城之東中高而外下可環之以水有頽宮之制遂面勢而改築焉以某月日告成公命故吏張某記之曰昔者堯舜禹湯文武孔子相傳一道所以濟天下而澤後世者不可優劣

論也然自三代以還由華夏至於海隅像而事之廟而食之者惟孔子而已豈孔子之道有過於堯舜禹湯文武哉大抵有堯舜禹湯文武之位而行孔子之道易處孔子之位而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難方周之衰王綱解紐君臣父子之道不絕如綫孔子於此方且奔走齊鄭之郊皇皇然旣以是而語人又以是而立教雖畏匡厄陳受辱陽虎見譏武叔而不悔也推本聖人之意豈有他哉顧夫斯道之墜人倫之變後世有粟而不得食之也晚歸自衛因魯史記而作春秋以成一王之法誅趙盾以討賊而君臣之義愈嚴責許止以嘗藥而父子

之恩彌篤使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旣闡而復張人倫之大旣斲而復理孔子之力也譬如洪水方割而禹導川澮黎民阻饑而稷教播種惟昏墊而後知禹之勤惟艱食而後知禹之力不然冥亦勤其官而水死者也而後世不稱冥而稱禹厲山氏之子柱亦爲稷而後世不稱冥而稱稷然則生民之奉不於堯舜禹湯文武而於孔子者其以是耶生乎孔子之前者固有人矣生乎孔子之後者亦有人矣如虞仲夷逸長沮桀溺接輿之徒方且被髮而佯狂耦耕以自養隱居以玩世數子者其才未必不足以行孔子之道其志未必不必以明孔子之

教而皆愬然無意於生民向非孔子者出則堯舜禹湯
文武之道已失其傳人倫之大莫與興理者矣然則孔
子之祀所以跨三代而獨光際海隅而咸事者豈不宜
哉然當茲極亂之時人方廢俎豆而事軍旅而小夫之
論者方且以孔子之道爲不急於救亂否者則又自放
於山林之間莫肯以濟世導民爲意皆得罪於聖人者
也而王公區區於此時獨能新孔子之祀以示民有足
大者昔孔子作春秋撥亂世反諸正使世之爲士者苟
人人能以孔子之所用心者推以濟世導民則救亂之
術有急於此者乎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

則易使彼小人而至於難使則其亂有不可勝言者若
其易使顧有犯上而作亂者耶余旣美王公之舉事得
化民之本也而又嘉趙侯之肅給能輔太守以成行化
之基也故樂書其事而推明孔子之道所以急於救亂
者如此

紫微集

房縣澈澥堰斗門碑王世貞撰萬曆初

碑久佚文見本集

房縣令朱衣上記都御史幕府言邑故房州遷人地四塞亡商賈之美其民依樵采而食所出薄不足以共以故恆苦饑而獨邑南有稻田數千畝號爲肥饒其所受水出滴水巖灌溉以時則收倍它田而其地高下凡三畝中下畝以次而受上畝之水其上畝以次而制中下畝之命凡水見遏而不下則弗敢播旁泄而他注之則弗敢播而下畝亦時能竊發其防以使上中畝之立涸以故恆蓄爭其爭能互爲害而不能自爲利日者令以

行部至田所具得其狀乃行屬鄉三老亭父某某課督
民之獲田利者以次受賦俾環畷而圩之母使旁泄自
上而中而下至縮轂之口鑿石爲斗門大者三小者三
十有五中爲管七十餘上溢則板以障之下涸則啓以
洩之凡爲條石之以丈計者二千五百五十五爲柱者
一百十五爲槽者十有五役工至三千三百三十而賦
帑金僅六十餘因與守畷者約其下畷當受水而不予
水者罰在上畷不當予水而輒啓水者罰在下畷其民
皆稽顙聽約束毋敢犯竊以爲令遷徙無常久或忽忘
之不以時飭治姦民起而修一旦之憤破毀成業坐自

失計而歸訾於上願得幕府之一言勒石而樹之通衢
以示永永都御史曰善乃爲銘曰

周有稻人掌稼下地豬防溝遂以迨列澮楊芟作田曠
澇咸備惟此山邑罕覩其利引流下輪建餅斯易比於
桔槔厥逸屣倍門此三畷以時啓閉房南穰穰民靡虞
歲爰戒來者毋怠成事

弇州山人集

竹山縣

歲寒堂記張嶠撰宣和七年

碑久佚文見本集

竹山古庸國也按春秋左氏魯文公十六年楚使廬戢黎伐庸及方城今方城亭是也介居阻險而號劇邑多巨姓强家連地千頃其間傑黠者往往雄張一鄉負多資視爲吏者若易與每輕犯法自國朝以來無聞令焉宣和六年秋會邑多故度爲令者不足以辦事欲擇他吏以攝之於是令夏珙致宏自房陵丞往涖邑事以才選也暨至邑宣令典設教條振宿弊於無辜敷恩信以

勸其從嚴斷刑以威其淫大率以抑強扶弱爲本用猛而濟之以寬未期年而政成訟庭廓廓無事矣因顧其縣宇而歎曰茲宇雖鄙遠亦春秋之建國也室宇卑敞既不足以稱子男之居而且無退公思治之所其陋甚矣昔唐柳宗元作零陵三亭記以爲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常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吾不佞豈敢爲是游觀勤民以自便至於宴息之居所以與後人同其利者則不可以私自歉爲解於是積財以羨餘課功於暇時度廳背有隙地作室六楹從七架壯麗雅潔不陋不侈爽塏靜深宜煥宜寒早暮以聽

訟詞閒暇以宴賓客自經始以至落成人初不知有役事也堂下有雙檜其大連抱其高參天因榜曰歲寒堂乃謂其友張某曰余之名堂非獨木之謂也雖余之終身從政將有取於是焉子盍爲我記之僕因謂曰嘉樹之與惡木並生於天地間初若無別也至於陵厲以秋霜回薄於嚴風而能不凋落然後松柏之節見矣君子與小人並居於世初亦若無別也至其誘於利害劫於禍福而不能變遷然後君子小人見矣初致宏之始至也疾視邑之蠹傲心不能平既又盡知豪吏大姓素爲惡者主名一切以三尺從事略不以法假人良民坐是

安堵而姦猾頗不使其政於是羣聚而謀欲崇飾惡言
覲以蠱惑羣聽其言既莫之信則又欲誣以他事訴於
當路者且微使人諷致宏覲其稍寬已也致宏自度無
一可以爲己病者略不厝意治豪橫益急卒不以是少
改其度其去之日如始至也由是觀之以歲寒名其堂
其誰曰不宜致宏九江人文莊英公之裔孫讀書作文
頗有思致竹山之政大抵以此緣飾非文俗吏所能辦
也彼邑之人其冀除其堂封殖其樹以無忘賢令之德
附韓宣子故事云

紫微集

微王山銘并序張嶠撰建炎四年

碑久俾文見本集

距竹山縣西南三十里曰微口二水支分於此合流而
入堵水其右發源自金州之宣漢土人謂之南江其左
發源盡竹山西界土人謂之微江沂微江而上百里而
近有二山臨水其東穹崇而齒萃其西礚礚而渾厚高
皆出飛鳥外土人目爲雄雌而均謂之微王山山之草
木蒙藜茂豐美雲氣之所出人常以候陰晴甚驗環山
數百里皆峻巖穹谷蓋龍蛇物怪之所憑依也山民事
微王甚謹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禱之其應如響建炎

四年桑仲寇竹山境內之被害者十七八不死亡則殘
破惟避地茲山者皆得免信神靈之庇佑人也按尙書
武王代紂載其助者曰羌鬲庸蜀微廬彭濮人意其自
是以得封爵而遭秦焚書之後故其家世莫傳然孟津
之會諸侯八百夫豈無大邦而微獨見於泰誓吁亦光
矣嗚呼微王之靈生於數千百載之前則能佐仁聖以
伐暴虐歿於數千百載之後猶能假天險以濟生人是
宜著在六經而獨廟食百代而不泯者也某嘗避地茲
山得免鋒刃感神之賜而慕其德敢虔拜手而獻銘曰
有微啓土莫究厥初佐仁伐暴乃見於書厯載綿邈羣

祀忽諸廟貌猶在威神赫如禹會塗山執玉萬國周誓
孟津以來八百豈無大邦莫弗埋沒
有偉厥微獨列六籍仰彼微山惟石巖巖微王之德惟民所瞻惟神之靈
巖威如在日霽而明日雨而晦極淫佑善俾民斯里驅
厲濯氛俾民不疴我田穰穰我稼嶷嶷風之烜之時之
澤之惟神之施歲以免疵瞻彼左山有屹其峙微王之
德與地無際炎正中微邊塵亂夏羣盜恣睢縱橫于野
穹谷密林民無免者惟依茲山父子完安惟神之庇以
免暴殘惟依此土安爾婦女惟神之佑以追荼苦微王
之仁古無與先左右仁聖與師用還拯民塗炭千古之

前微王之仁亘古曷有恢其阻險脫民虎口邊寇佑民
千古之後我欽王德勒名巖阿川平山圯惟德不磨紫

微集

堵水有二源西南源曰柿河輿地紀勝云卽南江也
西北源曰竹溪河卽微江也至東兩河口而合古稱
微口微江對岸有百丈山當卽記所稱微王山晉武
帝改縣曰微陽當亦以此

